

夢一樣的自由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 著

天馬叢書一七

尹庚 主編



目錄

吉屋.....	3—9
私刑.....	11—17
鍾五.....	19—29
夢一樣的自由.....	31—41
泥水匠陳秋.....	43—49
家常話.....	51—58

目錄

吉屋.....	3—9
私刑.....	11—17
鍾五.....	19—29
夢一樣的自由.....	31—41
泥水匠陳秋.....	43—49
家常話.....	51—58

吉屋

在停工已經半個月的局面下，廣東土敏土廠底狹窄湫隘的工人宿舍，逐漸露出荒蕪的景況來了。像墓道那樣幽靜的長院子裏，沒有了穿着紅色的大腿的年輕人在熱烈的踢小皮球，搬動大塊的紅米石，或舉起石鎖做各種運動的姿勢，來鍛鍊那些給疲勞毒害着的軀體。每一個小房間底門口都積着一些沒人掃除的紙屑，果殼，肉類的竹頭和火柴梗而搬空了的房間底門口就像一個小小的垃圾堆，被拋棄了的空盒子，瓦罐，破爛到不能再修補的布鞋和衣服，廢鐵器和紅泥火爐，都在潮濕的泥土上刻劃着關於一部勞動勞的人類底記憶。從夏天起，茅草就像監獄裏的犯人底頭髮似地自由而且活潑地生長起來了。

林四，王小存和武天緒在他們底房間裏談着關於一個女人產了怪胎的新聞。那是一個五尺長，四

尺寬的房間，兩邊都有窗口，和報紙做成的簾子。從後面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廣大的田畝，晚稻正生長得碧綠地像滿地都是蘭花，小小的河道彎彎曲曲地繞着這代表一個時代的新氣象的水泥工廠。「鏡子似的河面平靜地映着那爽朗的秋天底面容——好像牠寬大地原諒了人間的卑劣的罪惡」。

「有時看見那些時派女人，碰到什麼都撐手撐腳有她們一份兒，真會叫人生氣。可是看見這樣的事情，就覺得男人太不會養女人了，是要想法子教導他們的。或者定出一種刑罰來，或者怎樣……」林四坐在下層木架床邊上，一面撕着手掌上褪下的繭皮，一面沉聲地對大家說出他底意見。

他底聲音非常怯弱，彷彿被秋天的早晨的空氣壓抑着。別人底答話，和間壁的工友們底談話聲音，也同樣地非常怯弱，好像從餓屈了的病人口裏發出來的。他們那粗野的說笑，活潑的大聲的叫罵，都快要被他們自己忘卻了。外面小河裏草魚騰躍着，青蛙穿進水裏，那些輕微的聲音都可以覺察

出來。

平時，宿舍管理人那禿頭廠長底外甥，叫做董憲忠的一個大學畢業生，歪着那覆着長頭髮的腦袋，打長院子經過的時候，那班『沒有受過教育的』就用牙刷敲着漱口盂，搪瓷臉盆，或者用茶杯不歇地扣着木棹子，嘴裏哼着和尚念經那樣的聲音。別的時候又爲着別的事情喧嚷着。一直到那穿着不合脚的大皮鞋，手裏提着大鐵鎖的管門老人咳嗽着，葛落葛落地走來了，並且小心地熄滅了所有的昏暗的電燈之後……但現在，大學畢業生和管門老人都好像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真有閒心呀，一天到晚講這些一輩子輪不到你們來管的事情！』武天佑常常生氣地揮着手臂，用冷冷的語氣譏諷其餘兩個人。『在失火的時候，講種菜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但是王小存，那灰頭髮的年輕伙子，一定要嚴肅地，掀起那因爲生毒瘡而殘缺了的上脣，慎重地駁覆他底論敵：

『不見得是這樣子的吧，老林！就算什麼人都知道了女人底價值，而且會好好地守住一個家，對他底兒女提起他們底媽媽底好處，教他們學她底榜樣——唔，你以爲人就要好起來？』

他們談論的新聞是一個淒慘的故事：洋傘匠廖廉底老婆在臨盆的時候，生下一大串紫色和白色的肉葡萄，她自己疼痛得昏死過去，而且流了可怕的多量的血；家裏沒有別的人，警察代他請了一個西醫。當那丈夫從工作場趕回家裏，除了從那西醫底女助手那兒接到一張付款單之外，什麼都得不到的時候，他就瘋狂了，很狠地打那女助手和自己的女人一頓，結果他底老婆死掉，他自己也叫抓進警察局關起來，擔着賴債，行兇的罪名了。王小存批評着這個洋傘匠，還舉出另外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很疏的遠親，是一個有錢的，吝嗇的傢伙，祖上留給他一大把錢，他要做的事情只是打牌，上館子，看看那家有漂亮的婢女可以討做姨太太，因此得了腎虧病。後來想兒女想得要命，就

請了十個有多的醫生，吃一百樣有多的補藥。跟那洋傘匠一樣，他希望生出兒女來幹什麼呢，誰也不會回答。但是他居然有了兒女——十一個有柄的，六個沒有。這一大堆孩子把他底血肉挖空了，叫他變成半身不遂。又因為消化不動那每天幾大碗，用補藥和肉類燉成的膠汁，慢慢就死掉。臨死的時候還大聲嚷着：「我不會死的，誰敢淌一滴不吉利的眼淚，難道我不能再生幾個兒女麼？」可是他底許多老婆都圍着他哭訴道，「老爺，已經太多了！他們連進學堂和買嫁妝的錢都分不夠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王小存翻起殘缺的嘴唇，把他底手擺在林四底肩膀上面，勝利地微笑着。但是武天佑攙進去說：『那是因為他們單記得大事，却忘掉了貼身小事的原故！我們如果沒有喝過酒，該是清醒的，可是，也把後天限期就要滿，我們即使不搬出這宿舍，廠長也要把封門這件事忘掉了！』

提起這樣的事情，林四就會意識到他就要永遠

喪失掉他底安身寄命的地方——有着龐大的機器和煤爐的工房，和有一個長頭髮，整天受人嘲笑着的大學生管理着的寄宿舍，就要投身進那無親無故，一點不講人情的都市，因而全身都顯得更衰頹，更軟弱了。

『林四，你字認得頂多，好好地留心那些「吉屋招租」的字條吧。不用眼睛看，單憑腦子想，什麼事情你都不會做得出來。』武天佑這樣吩咐林四，並且和其他一個人把他夾着走出門口。

『我看去。可是租好了，你們兩個按月給租錢。』林四回答。

大家才苦笑起來。那笑聲是沒有興味的，枯澀的，孤零的，彷彿是一種咳嗽。

一月，一九三五。

私刑

離車站月台十五六丈遠的岔道旁邊，鍾五被反綁着雙手，直挺挺地躺在煤渣鋪成的路上。他背後繫着一根很長的粗木枋子，雙腳緊緊地被草繩縛在上面，這樣，像一個示衆的犯人似地，他完全不能扭屈自己的身體。他盡他自己的力量左右滾動着，將那高大的身體輾軋着地上的煤渣和碎石子，發出吱扎吱扎的聲音。

約莫半點鐘以前，火車最末一次沿着廣九鐵路滾進這終點的車站，兩個穿着黑絨制服的年輕人就從一道狹小的，車務人員辦公處的門裏把他推了下來。那時候蜈蚣一樣的黑色的火車已經放過了汽，緩緩地開着慢車。

『你這全家勸，下回還是這樣坐火車吧』。站在門口左邊那個皮色更黑些的，揚着手向鍾五咒罵着：『碰到我們手上，你就會這樣子，睡上一兩

天，等誰來解救你……要是碰到皇家底差人，你還要拉進大館去做苦工呢！』

鍾五一面掙扎，一面用『洋鬼子底野種，帝國主義底家奴，嚟囉又底契弟』那一類的字眼回答那事務員，直到最後一節車卡也搖擺地，打他身邊走過，哼哼地叫着鑽進站裏，車廂裏那些忙着收拾行李的客人，偶然從窗孔裏伸頭出來望他一望，就像沒有看見似地，把略帶倦容的臉縮回去了。

天空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海。遠遠的地方有兩三盞路燈，好像最早出來的星星。車站外面的嘈雜喊叫的人聲逐漸低弱下去了，珠江裏的小火輪底汽笛聲嗚嗚地刺進冬天的寒冷的空氣裏，飄浮着，在這地方落下來。

被幾盞巨大的電燈底青色的光線，烘暖了月台上，迅速地籠罩着一種突然的寂靜。幾個穿了號衣的搬運伙從容地兩頭走，或者坐在柵欄前面休息着，用指頭捻熄那燃燒着的香烟頭。

廣生發木棧底看機人梁運這時候匆忙地，像一